

後漢書集解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睦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
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

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今汾州縣

家世

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曰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

取平均正直也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太少事父母以孝聞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筭之役

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貧初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泰

年二十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盧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

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案宗仲當即

宋冲冲字子浚以有道徵辟司善談論美音制

正周壽昌曰音制即音聲儀制也

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曰為神仙焉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林宗游京

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

松喬之在霄茫

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

集解惠棟曰別

傳云同郡宋子浚素服其名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當勸之仕

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

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

遂並不應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載林宗對曰吾畫察

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

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類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

未行遭亂亡失

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音聲如鐘

褰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

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

時人乃故折巾一角曰為林宗巾

其見慕皆如此

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介推貞不絕俗

柳下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謝承書曰

遭母憂歐血發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

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

病歷年乃瘳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

言遜覈猶實也集解通鑑胡注覈謂深探其實言刻覈也

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

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已千數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家有書五千餘卷

建

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之詞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集解王補曰袁紀三君入雋之死郭太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與范傳以此語為哭陳竇異而通鑑從袁紀明年春卒于家集解惠棟曰郭有道碑云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謝承書亦云水經注獨云四年正月丁亥疑誤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會葬

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

來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

禪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

人其餘門人著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林錫衰者千數

武帝除天下碑惟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林宗碑詔獨留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泰之所名

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

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集解惠棟曰

任昉雜傳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

右供給灑埽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之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

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灑埽林宗常不佳夜中令作

粥德公爲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如意

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爲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

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已問太

集解惠棟曰案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

集解惠棟曰蔣杲云泛

別傳薛勤問也

當作汎俗本誤汎爲汎

因轉誤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波

集解先謙曰官

本波作陂考證

爲泛也

曰陂監本作波依宋本
改案黃憲傳波作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

太已名聞天下

集解錢大昕曰予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即

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

疑也叔度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於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

是名聞天下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此七十四字

本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叔度不書姓者蒙上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而言也今本皆僂入正文惟閩本猶不失其舊閩本係明嘉靖

己酉歲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為善如左

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各自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跳行閩本獨否泛濫黃憲傳作汎濫謂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惠棟曰謂別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

傳所載是也

者著之篇末

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

已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

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

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

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
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
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
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
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
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乎秦君以爲然也駟音子朗反集解惠棟曰案春秋梁甫齊地駟
驕恒一曰駟市僧也分見呂覽淮南子高注司馬貞云駟舊音租
朗反今音驚又注度市淮南
子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
遽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論語
曰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恚恨責躬

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原後忽更懷

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曰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

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

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己供

其母自己草蔬與客同飯

草麓也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集解王補曰袁

紀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與泰素餐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通鑑從之

因勸

令學卒己成德

集解先謙曰容又見徐穉傳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集解先謙曰官本地作也是

客居

太原荷甌墮地

集解惠棟曰說文云甌甌也胡注音工孕切

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

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之

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賞其介決

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介決通鑑作分決譌王補曰介決袁紀亦作分決謂分明立決也故通鑑從之非譌也

因勸令

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並以為美談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

士即門卒

林宗見而

拔之勸遊學宮

集解劉攽曰宮當作官

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己卑第每

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

集解惠棟曰猶難問也

由是學中己坐下為貴

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憲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

林宗乃訓之義方懼曰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敕後曰

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子序

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

邑里患之

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

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

集解惠棟曰威別傳作咸

威直曰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

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

許其進也

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

淑聞之改過自

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淑實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呂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元艾

濟陰人也呂雉才知名林宗見而謂

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

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呂展離

決之情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夏侯氏謂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呂此

廢於時

集解通鑑胡注當時清議爲何如哉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

集解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甄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仕爲豫州從事

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

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

細行爲時所毀讓已輕侮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

集解惠棟曰澤即王叔父見三國志注

林宗同郡晉陽縣

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已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已仕進

顯季道當已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

集解惠棟曰方別傳作才

後果

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

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

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

其遠近之間置之也集解惠士奇曰孟子置郵傳命似非漢改

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

集解汪文臺曰

御覽八百二十八謝承書云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

即蟠

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

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

並已成名

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

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集解惠棟曰俱見林宗別傳也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已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

徵明也沈

深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

惟帝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有主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名性考證曰明

性本或作名姓誤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

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

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襖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襖古袖字如

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

服因已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

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

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黃考證曰黃本或作王誤何焯云濟陰郡故梁國即黃

允也王補云通鑑允以此廢於時接云初允並恃其才智炫曜上與漢中晉文經云云意宋時無訛黃為王者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

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

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

三公所辟召者輒曰詢訪之隨所臧否曰爲與

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曰豪傑自

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

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實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

果爲輕薄子並曰罪廢棄融益曰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

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

冉韓卓孔伉等三人

伉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

爲主簿孔伉爲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集解惠棟曰江微陳留志云卓敦厚純固恭而多愛博學洽聞好道人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

以善遇社則趨見生肉不食

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集解惠棟曰古文易云臧之中野俗本作葬不作弃也唯妻子可曰行

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

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融同

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曰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預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許氏同承光武時許交州後本出炎帝時

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為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為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少

俊名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

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集解惠棟曰蔣

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衰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荅曰子昭誠自

長幼完潔然觀其搖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云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

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賴劭顧採

榮之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

求又巨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廣陵徐孟本來臨

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饗餐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云劭仕郡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

貶如墮於淵清論風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所吹草偃為眾所服

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召單車

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集解劉攽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曹操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命品藻為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集解惠棟曰郭

頌世語云橋元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

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

訓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相作相相字季闕桓帝時司徒相河南人又與劭世次不相及何進

傳有少府許相為袁紹所殺未嘗為三公所未詳也相曰能詔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

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

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並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

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劭與族兄靖俱避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

座至於手足相及

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漢末俗弊朋黨分

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

殆至

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曰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

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

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

繇字正禮

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寓寄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

士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

集解惠棟曰豫章記云許

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閭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曰于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其處所遂招魂葬之文學施遐為招魂文魏志云劭子混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兄弟亦知名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爲不如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奸發惡一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今豫章汝陽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甄明也藻猶飾也

明發周流永言時道

明發發夕至明

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集解先謙曰詩小宛明發不寐猶達旦不寐禮祭義鄭注謂夜至旦也章懷用毛傳解未晰齊風發夕與旦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不仕也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終

後漢書六十八